



2007/05/15 下午 01:08

To raymondtam@cpu.gov.hk

cc

Subject 請分發拙文

志源先生：

請將拙文《香港政制發展的焦點和難點》、《香港普選的必要條件》分發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諸同事以資參考。

祝

好！

周八駿
2007年5月15日



香港政制發展的焦點和難點- (2007年5月3日) .doc



香港普選的必要條件 (2007年5月15日) .doc

香港政制發展的焦點和難點

周 八 駿

最近在一個公眾場合，我同一位年輕專業人士相鄰。他畢業于香港大學，深造於倫敦經濟學院，約 30 歲。他問我對香港實現雙普選是否樂觀，我給以肯定回答。他卻表示對政制發展前景有所擔憂。那不是一個適宜討論的場合。我對初次相識的青年朋友的憂慮簡要地答之曰：如何使走向雙普選的路盡可能平穩？如何使實現雙普選的香港繼續保持穩定和繁榮？這是我們必須共同努力的。

香港由殖民管治邁向現代民主政制已走了 20 多年，以 1997 年 7 月 1 日為界，大體可分為前 10 年和後 10 年。以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與香港總督產生辦法以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與立法局產生辦法來對比，應當承認，九七後 10 年的進展明顯超過九七前 10 多年。

然而，2005 年 12 月，特區政府提出關於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朝向雙普選目標走前一大步的方案遭遇夭折；一年多來，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和香港社會圍繞雙普選模式、路線圖以及時間表展開討論和爭議，都顯示香港政制進一步發展遇到了不可低估的困難。

困難何在？是技術性問題還是政治性問題？抑或同時具有政治性問題和技術性問題？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先弄明白香港政制發展的焦點。

香港在九七後的政制發展同九七前的政制發展既有繼承的一面，也有演變的一面。在貫徹現代民主的原則上具有傳承性，但是，落實現代民主原則所涉及的具體矛盾以及相應的處理方法又有明顯區別。九七前，港英當局開始推行代議政制，既是回應香港居民的民主訴求對“殖民管治”的挑戰，也是企圖“還政於民”來為香港回歸設置障礙，因而造成“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的分歧”。九七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既要繼續推動民主政制發展又要處理歷史造成的“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的分歧”，換言之，既要在“一國兩制”下發展香港民主政制，又要避免和反對香港政制發展偏離或逸出“一國兩制”。

具體而言，關於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的模式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必

須始終既確保香港選民有更大的參與乃至最終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候任人，也確保行政長官候任人能夠獲得中央政府任命。

關於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都由普選產生的模式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必須始終確保社會各階級、階層、團體、界別的利益能夠得到均衡體現，同時確保《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運作良好。

困難何在？困難在於香港的政治生態。

目前，關於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模式設計的最大困難在於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門檻”，其背後的深層次矛盾則是香港的政治生態尚未能夠自覺地平衡“兩制”與“一國”的矛盾，香港社會與中央之間尚未能夠建立穩固的互信。

目前，關於立法會全部議員都由普選產生的模式設計和路線圖的最大困難在於如何處理功能團體。有人歸咎於既得利益，這是皮相的見解。九七前後功能團體在香港政制中的功能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代表特定界別或團體的利益的功能正在並將隨著政治團體、政治人物趨於成熟而淡化，而其平衡分區直選由“民主派”主導的功能，在香港政治生態尚未能夠自覺地平衡“兩制”與“一國”的矛盾的時候，至為重要。

政治性問題能否由技術性設計來解決？能夠，但前提必須是政治性問題不尖銳，所反映的政治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在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一次工作坊上，代表“民主派”的一位委員問我，是否要求他們改變政治觀點。我回答：我沒有那麼天真，但是，“和而不同”，希望“民主派”能夠既堅持自己的政治觀點，又能夠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政治觀點；不同的政治觀點在對待共同問題時能夠表現求同存異。

“一國兩制”的真諦不是要“兩制”相同而是要“兩制”相處。相處是不容易的，因為是“兩制”。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趨勢不可阻擋不可逆轉，某些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已公然要求內地政治制度以香港為樣板。這使香港政制發展增添新的困難。這新的困難依舊反映香港的政治生態。

香港的政治生態如何演變？何時能夠自覺地平衡“兩制”與“一國”的矛盾？決定雙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

（發表於香港《文匯報》2007年5月8日A18“文匯論壇”）